

《维摩诘经》讲记

萧平实 著

(卷中)



上海远东出版社

萧平实 著

《维摩诘经》讲记



(卷中)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卷 中

目 录

卷中

《文殊师利问疾品》第五	1
《不思議品》第六	87
《观众生品》第七	114
《佛道品》第八	177
《入不二法门品》第九	226

《文殊师利问疾品》第五

【尔时佛告文殊师利：“汝行，诣维摩诘问疾。”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！彼上人者难为酬对，深达实相、善说法要，辩才无滞、智慧无碍，一切菩萨法式悉知，诸佛秘藏无不得入，降伏众魔、游戏神通，其慧方便皆已得度。虽然，当承佛圣旨，诣彼问疾。”于是众中诸菩萨、大弟子、释梵四天王等咸作是念：“今二大士文殊师利、维摩诘共谈，必说妙法。”即时八千菩萨、五百声闻、百千天人皆欲随从。于是文殊师利与诸菩萨大弟子众及诸天人，恭敬围绕入毗耶离大城。】

讲记：今天要讲《文殊师利问疾品》第五。现在才算是进入主戏，之前都只是开胃菜，主菜将要上场了。前面十大声闻弟子以及四位菩萨都说不堪任看望维摩诘菩萨的疾病，现在接下来是第五位文殊师利菩萨了。文殊师利菩萨是七佛之师，因此文殊菩萨一向代表般若智慧。另外还有一位佛的胁侍，就是普贤菩萨。普贤菩萨代表着无尽的行愿，换句话说，人修行成佛必须具足两法：一个就是般若实相的智慧，这是包括一切种智的；第二则是无尽的普贤行愿。也就是说，佛地智慧的成就，必须要经由广大的菩萨愿及无量的普贤行才能成就，最后成就了文殊菩萨的无量深广妙慧以后才能成佛。所以诸佛都有两大胁侍，阿弥陀佛有观音、势至菩萨，琉璃光如来有日光、月光菩萨，意思是一样的。但是这些等觉菩萨们，找不到一位是现声闻相的。此世界中唯一的一位声闻相的等觉菩萨是地藏菩萨摩訶萨，祂却不是当诸佛的胁侍，不是即将成佛的等觉菩萨；诸位修到这个地步了，在这上面都应该注意到。

释迦如来传下来的佛法，一直都有两个系统在人间并行。佛陀在世时，文殊与普贤是胁侍，侍立于佛陀左右；但佛陀座下却同时另有声闻十大弟子，由十大弟子统摄僧团，而这十大弟子却是由示现声闻相的弥勒菩萨统摄。这意思是说，在完整的佛法中，一定同时具有菩萨所行的成佛之道（正解脱道）以及声闻所行的解脱道（别解脱道），一直都是两个系统并行存在的。所以十大声闻弟子都由弥勒菩萨摄在佛座下，同时却有文殊、普贤侍立于佛旁。但是有时你不知道祂们两位等觉菩萨到哪里去了，因为菩萨不像声闻僧一样要依佛座而住，菩萨是十方世界来来去去的；但是该祂上场同演无生戏的时候，祂就回来了，一定不会错过，这就是等觉菩萨的事行。因此声闻僧众结夏安居时，文殊、普贤既是出家人，当

然也要结夏安居；但是普贤结夏安居时也可能会跑到别的世界去，仍不算违背结夏安居的佛戒。一切胁侍于佛陀身旁的两大等觉菩萨，都是示现在家身相的出家菩萨，都行童子行、童女行。

文殊也一样，文殊结夏安居时曾三处安居，长时间住在皇宫中，与皇后、妃女、婢女们在一起，祂以说法来结夏来安居，只看何处有法缘，就去何处结夏安居，不一定是三个月都住在同一处。菩萨道的难行与尊贵就在这个地方，不是声闻众所能了知的，因此《维摩诃经》就在显示不共声闻的佛菩提。所以接下来《问疾品》开始，就会从不同的面向来显示菩萨道虽有共于声闻的地方，而大部分是不共声闻道的。既然四大菩萨、十大声闻一一问过了，都说不堪任问疾，当然最后还是得要文殊菩萨去探疾。所以善德菩萨说完之后，佛早就知道没有一个人适合探望维摩诃菩萨的疾病；因为跟祂对话非常的困难，如果不是旗鼓相当，又不是适合的人，当然不可能配合演出一场好戏。所以这一出无生之戏，本来就应该是文殊师利菩萨来合演的，所以佛把文殊留在最后来问，现在终于告诉文殊菩萨说：“你去看望维摩诃的疾病。”

文殊师利菩萨回答时，当然要有一点技巧，总不能够说：“好啊！我去啊！”那就显得别人好像很差，但是弥勒菩萨其实并不差，只是因缘要由文殊来合演罢了，所以文殊必须先有一番话来说明：“世尊！那位维摩诃上人，很难跟祂应酬对答，因为祂很深入地通达了诸法的实相，并且善于解说一切诸法的要点，能够为众人一一指示，并且加以详细地解说；又加上祂口才很好，辩才没有滞碍；而祂的智慧又通达与深细，没有任何的障碍，一切菩萨修道中应该具有的一切规则、一切诸法全部都知道。甚至于诸佛秘密之藏，一切陀罗尼无不了知。而且善于降伏众魔，四魔都不能遮障祂；又有上妙神通游戏人间，祂的智慧以及种种的方便善巧，都已经到达究竟的地步了，所以真的很难跟这位上人应酬对答。”

这样一段话，就把前面十大声闻、四大菩萨的尴尬或他人对弥勒等大菩萨的误解或不知，都给化解掉了，面面俱到。然后说：“虽然……”然就是如此，意思是说：“纵便是这样子，但是我应当承受佛的圣旨，去祂那里探问祂的疾病。”这样一来祂答应去看望维摩诃居士的疾病，也就显示出祂的高超之处：一方面化解了别人的尴尬，一方面显示自己的高超。所以会说话就得这么说，不说自己厉害，也不说十大声闻、四大菩萨差，而说，维摩诃很高，但是我可以奉命跟祂对答。（大众笑）所以有智慧的人，事理圆融，就是这样说话的，咱们大家都得学一学。

当他说完这一段话，大众之中诸位菩萨、诸位大弟子以及释提桓因、梵天等等，还有四天王，他们都想：如今两位大士——文殊师利和维摩诃菩萨——要一起说话了，一定会说到妙法，要是不去听，可就错过了。所以当时八千菩萨、五百位声闻以及百千的天人都想要随从文殊师利菩萨，去听两位菩萨对谈妙法。所

以诸菩萨及大弟子众、诸天天人，恭敬围绕着文殊师利菩萨，一起进入毗耶离大城了。

【尔时长者维摩诘心念：“今文殊师利与大众俱来。”即以神力空其室内，除去所有及诸侍者，唯置一床以疾而卧。文殊师利既入其舍，见其室空、无诸所有，独寝一床。时维摩诘言：“善来！文殊师利！不来相而来，不见相而见。”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是！居士！若来已，更不来；若去已，更不去。所以者何？来者无所从来，去者无所至，所可见者更不可见。且置是事，居士！是疾宁可忍不？疗治有损、不至增乎？世尊殷勤致问无量。居士！是疾何所因起？其生久如？当云何灭？”维摩诘言：“从痴有爱，则我病生；以一切众生病，是故我病；若一切众生病灭，则我病灭。所以者何？菩萨为众生，故入生死，有生死则有病；若众生得离病者，则菩萨无复病。譬如长者唯有一子，其子得病，父母亦病；若子病愈，父母亦愈。菩萨如是，于诸众生爱之若子，众生病则菩萨病，众生病愈菩萨亦愈。”又言：“是病何所因起？菩萨病者以大悲起。”】

讲记：这时候，正当文殊师利菩萨与诸大众出发之时，长者维摩诘居士已经知道了，他心里面想：“如今文殊师利菩萨跟大众们一起来了。”所以就用他的威神力，把室内所有的家具杂物全部移出去，并且把侍者们也支遣出去，整个房间里面只有他所躺卧的床铺，就以疾病之身在床上卧等。文殊师利菩萨等人来到他的房间里面，看见他房间里面空无所有，只有一个人独自安寝于床上。维摩诘菩萨看见他们来了，就开口说：“来得好啊！文殊师利！没有来的相而来到我这里，没有看见的相而跟我相见。”

很多人不敢讲《维摩结经》，原因就在这里，因为连自己都读不懂，怎能为人宣讲？因为这些经文要如何去解释它，如果没有《楞伽经》讲的如来藏自心现量境界，是无法讲的。现在回到这一句话来，他说：“来得好啊！文殊师利！”这一开口，当下见胆；一开口，心肝就全看见了，这叫做家里人相见。禅门中真悟的祖师们不都是这样吗？家里人相见时，一见面就问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你说：“我从台中来。”如果悟了，你这样答，没有错；可是你如果没有悟，你这样答就错了，禅师可是看得出来的。如果还不知道禅师问这一句“从哪里来”是什么意思，禅师还会再问：“你几时离开台中啊？”说：“我下午三点离开。”禅师看你答话就知道你听懂或没听懂啦！如果还不懂，禅师再问：“几时到这里？”你说：“傍晚六点半到此。”禅师就会放你三顿棒，宗门本来就是这样。

家里人相见总是这样的，有时候甲禅师问：“大德从哪里来？”乙禅师说：“从来处来。”如果他再问第二句话，这乙禅师就会说：“你还要这一勺馊水做什么？因为我告诉你‘从台中来’，就已经跟你家里人相见了。”禅门就是如此。维摩诘

菩萨正是这样：“来得好啊！文殊师利！”就已经肝胆相见了。如果还要再等开口说：“如来藏就是哪一个，又是如何、若何。”那已经不堪当人天之师了。维摩诘菩萨就是这样，一开口就见胆：“来得好啊！文殊师利！”文殊菩萨当然懂得祂的意思，可是还有很多人跟着来，却是听不懂的，就是天、人、十大声闻。所以祂必须解说：“你来得好，是因为你没有来的法相而来到这里；你来到这里见得好，是因为你我不相见而相见，所以见得好。”

这不是在打谜语吗？其实不是！真的不是打谜语。一般人悟错了，落到离念灵知中，来到这一句就无法解释了，因为自己也不懂，只能凭着意识思维想象来解说，心里面总是有一点毛毛的，不晓得会不会当面被人家戳破。古时禅师都是这样，要是有人冒充开悟者的身份在说法，禅师一定会去踢馆：当他讲经时，禅师当下就“噗”的一声笑了出来，接着哈哈大笑。在上面坐的人又不敢当场质问：“你为什么笑？”因为人家若当场把它讲出来就穿帮了，所以只好下座以后赶快把他留下来。夹山善会就是没有面子顾虑，等下座以后赶快把道吾禅师留下来，私下问了，才有机会去见船子德诚，才有后来的夹山善会禅师。

所以家里人相见时就是这样：“来得好啊！文殊师利！”如果是上上根人，我刚刚讲这么多，早就悟了，不必去到禅三啦！但是，为什么说“不来相而来，不见相而见”？我就把其中的意思讲了吧！这两句话对破参的人不需要解释，他们读了就懂；但是对还没破参的人，我们得要讲一下；要不然的话，像禅师家：“如何是不来相而来，不见相而见？”拿起抚尺来：“啪！”下座，就讲完了，那大家何必来听经？所以我还是得要扮演经师，讲一讲什么道理叫做不来相而来。诸位从公司下班或者从家里整装来到这里，明明是来了，当然你的如来藏也是和你一起来；可是有来有去的是五阴，色身与觉知心才能说有来有去：来的是色身，知道来的是觉知心——受想行识。

但是如来藏和你一起来到这里，为什么说祂不来？第一，因为祂无形无色，不能说祂有来有去。第二，如来藏不自知来了，也不自知去了，祂并没有来去的心行法相，所以你也不能说祂有来去。受想行识了了分明，知道来了，也知道去了，所以才有来去的心行。如果有一个心不知有来、也不知有去，没有来去的心相，你如何能说祂有来？这就是说，五阴来的时候同时还有不来的，五阴去的时候同时另有不去的，这就是我们十几年前开始弘法时就讲的，真心妄心和合运作的道理。要不然，明明文殊师利来了，为什么维摩诘可以说祂没有来？没有来的法相而说祂不来相，为什么又说祂来了？当然是另一个实相心没有来去相，但是同时无妨五阴具有来去相，所以说来相而来。这样解释了，还是没有泄漏密意。如来藏在哪里呢？还是没有明讲出来，所以凡夫位的声闻人听了心中气得牙痒痒的：听了老半天还是不懂。若是你已经证得如来藏了，心想：这不需要解

释，本来就如此嘛！因为实际上确实就是这样。

又说“不见相而见”，文殊的五阴来到维摩诘菩萨面前，看到维摩诘居士了，也看到其室是空、无诸所有，独具一床；这明明是看到了，为什么维摩诘菩萨却说是不见相？说是以不见相而见？这其实还是真妄和合的道理。见：见其室空、无诸所有，见其独寝一床，都是五阴所见。但是如来藏离见闻觉知，怎能说祂有所见啊！所以，以如来藏的不见相来见，才是真见；以如来藏的不来相而来，才是真来。这样真正的来、真正的见，其实是不来也不见，却又不妨有五阴的来相与见相。一切证得如来藏的人都同意我这句话，没有人能否定这句话；佛菩提之胜妙就在此处，不管三明六通大阿罗汉，五通多胜妙、漏尽通多胜妙，还是听不懂。没有破参以前，没有找到如来藏以前，听我说这些话，这些语句文字都听得懂，就是无法现观。找到如来藏的人，即使还没有被我印证，也会听得懂。找到了，不一定能被我印证，因为我的印证标准很高，所以古时很多祖师那一种总相智慧，现在去到禅三共修时都无法被我印证，还要经过两三次禅三。

你只要找到了，我这些话你都能听懂，不必等我印证。印证了，当然更听得懂。所以真正的禅——教外别传——在这里就已经显示出来，只要一句话：“来得好啊！文殊师利！”就讲完了。所以我一向很羡慕禅师，因为当禅师最轻松，像我这样是很辛苦的，既要当禅师，又要当经师，还要当论师，后来还要传菩萨戒，传戒就是当律师。这种事情不是人干的，所以只能给菩萨干。如果是禅师，那最简单了，一上座：“诸位啊！你们晚上来得好啊！”然后他就下座回寮了。如果你是求他来当禅师，你就不能责怪他；因为你请他来是要当禅师的，禅师的本分就是这样。所以皇帝老子请傅大士上座说法，他上座以后戒尺一拍就下座走了，因为他已经讲完《金刚经》了。所以维摩诘菩萨是够老婆的，不但“善来！文殊师利！”还加上“不来相而来，不见相而见”。你看，这已经奉送太多了！

文殊师利当然不是省油的灯，想祂七佛之师，哪有这么随便就打发的，所以祂说：“正好就是你所说的这样！居士啊！可是如果来了以后，就再也没有一个所谓的来可以讲了；如果已经去了以后，就再也没有一个法可以说是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所谓真正的来，不能说它从哪一个地方来；真正的去，也没有去到哪一个地方；而真正说能见的，其实也没有什么真正能见的。”你看祂回敬了这么多。真来没有来可说，真去也没有去可说，不来与不去才是真正的来去者；因为三界六道来来去去，十方世界来来去去都靠祂；都是因为这个不来不去的祂，所以你才能够无量世以来，在三界六道来来去去，你才可以十方世界来来去去：上一世在琉璃世界，这一世在娑婆世界，下一世又想要去极乐世界。从东方无量佛土之外的东方世界来到娑婆，结果下一世要到西方十万亿佛土之外的极乐世界，靠的都是祂，没有谁的五阴有这个能力，都是靠祂，然而祂是阿谁？

禅师讲：“释迦、弥勒犹是祂奴，祂是阿谁？”就是在问这个。“释迦佛、弥勒佛都是祂的奴才，那祂是谁？”当然讲的是释迦与弥勒的无垢识、异熟识，是讲祂们的真心、如来藏，祂就是如来藏。可是你若想问我：“哪一个如来藏？”你想知道？想啊？第二讲堂、第三讲堂的同修们想知道？想的请举手。好！我直接告诉你们，诸位听好了：“祂，就是如来藏！”（大众笑）你们别说我没讲，我确实已经跟你们明讲了；等你悟了，你就知道：“哎呀！当初真的明讲了，我为什么这么笨！”那时你只好拍拍后脑勺，承认自己笨，因为我刚才确实已跟你明讲了。所以般若的证悟，最快的方法还是禅宗的方法，只要那么一念相应，方广诸经你就渐渐通了；以后去读四阿含，你也可以自己通，不必听人家讲到口沫横飞，结果跟着他修学时还是跟着走错路头。所以真见则不见，真来则不来，所以说来者无所从来，去者也无所至；有来有去都是五阴的事，如来藏从来没有来去之相；有见闻觉知都是五阴的事，如来藏从来没有见闻觉知之相。可是众生之所以能见闻觉知，都靠如来藏；如果没有如来藏能于六尘外了知的真见的功德，众生就无法有见闻觉知，所以说“所可见者更不可见”，这才是真见。

接着文殊菩萨说：“这个法义就暂时放下不说，因为我来的目的是要看望你的疾病。居士啊！你这个疾病还能不能忍受啊？你这个疾病治疗以后，病痛有没有减少一些啊？不至于再增加病状吧？世尊非常殷勤地、不断地在致问你的疾病呢！”文殊菩萨真的没有说谎，因为世尊为了要看望祂的病，点名多少人了。十大声闻、五百声闻圣者、五大菩萨，一一点名要他们来看望维摩诃菩萨的病，当然是殷勤致问无量，文殊菩萨一点儿都没有夸大。佛陀不是随便派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来看望，而是十大声闻弟子一一地点名问，又一一点名五百圣者，然后又指定五大菩萨们，一个一个来问，当然是殷勤得很，文殊已经把世尊的人情表达出来了！由于世尊特地要派人来看望祂的病，结果各人讲出一大堆维摩诃菩萨的胜妙处，先把维摩诃的功德彰显出来，又点名许多声闻与菩萨众，当然是殷勤致问无量，所以文殊菩萨说的是如实语。

接着文殊菩萨回到主题上问：“居士啊！你这个疾病是什么原因而生起的呢？你这个病生起以来到现在已经多久了？又应该怎么样把这个病给灭掉呢？”文殊菩萨做了这个缘起给维摩诃菩萨，也就是预先把维摩诃菩萨准备要说的法铺排出来，让维摩诃菩萨可以藉这些话来为众生说法。维摩诃希望世尊派人来看祂的病，目的也是为了说法劝进声闻及利乐菩萨们，所以维摩诃菩萨听了就说：“从愚痴所以才有了贪爱，因此我这个病就出生了。”这当然不是讲维摩诃菩萨真的有愚痴。众生会有贪爱，都是从愚痴来；因为愚痴，所以贪爱人间五阴的我与我所，由贪爱的关系就有了人间五阴，有了五阴当然就有病，所以说：“从痴有爱，所以我这个病就出生了。但这不是我维摩诃要生这个病，也不是我维摩

诘因为愚痴有贪爱才有这个病；是因为一切众生有病，所以我维摩诘才会跟着有病。如果一切众生的病消灭了，我维摩诘的病也就跟着灭了。”

从文字表相看来，这说法好像很玄，有些人就把这些文句当做很玄的意思来解释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这其实不玄，因为菩萨本来可以不在人间出生就不会有病，菩萨是为了众生才进入人类的生死中，既然为众生而生在人间，所以有人类的五阴，当然就跟着人间众生一样有病。如果有人已有般若的证量，他是可以不生在人间，也就没有病了。只要你破参了，既是七住菩萨位，同时也是初果人；且不说七住菩萨位的功德，光说初果断三缚结的功德，就已经可以往生欲界天而无病了。人间每到冬天就来一次流行感冒，欲界天没有这个病；人间还会生癌症，欲界天也没有这种病；人间会有细菌感染、滤过性病毒感染，欲界天中都没有。真悟的菩萨至少也有初果的证量，他可以不必来人间受生，就不会有病。

所以七住不退的菩萨同时都是初果人，死后都可以生到欲界天去，哪里还会有病？可是为什么上一世悟了，这一世还要来人间跟着众生受病？因为众生有心病需要医，所以菩萨就来人间度众生。既然来人间要与众生同住，总不能用欲界天的天身来人间住；如果菩萨同时有初禅的证量，他总不能往生初禅天以后，再用初禅天的天身来人间度众生；因为人们看不见他，得要有天眼才能看得见他，阴阳眼还看不见他；并且那个人的天眼得要有初禅的禅定证量，才看得到初禅天人来人间示现。如果证得初禅的人受报生到初禅天，他用初禅天身来到正觉讲堂，假设不必天眼也可以让你看见他，但你还是看不见，因为初禅天人的身量很大，怎么能挤进正觉讲堂来让你看见？所以菩萨有般若证量的时候，他可以不必来人间受生，那他为什么悟了以后还要来人间受苦、生病？

菩萨明心后又眼见佛性，或许又过了牢关，而且如果他有种智的证量，他其实可以不必来人间，他可以凭着道种智及三果的证量而生到色究竟天去，为什么还要来人间？都是因为众生有心病待医，所以来受生于人间。可是人间的法就是有生病的法，既然人的身体不能免于人间的疾病，菩萨来人间受生示现时当然得要跟一般人一样入胎出生，示现跟人一样，不能用欲界天身、色界天身在人间弘法，否则众生看不见他，也听不见他说法。纵使能看见也能听见他说法，但是众生一定不会信他说的法，因为众生会这样想：“那位菩萨不是人，是天，所以能悟；我是人，再怎么学都不可能开悟。”（菩萨本来就不是人，你骂他不是人，他还是很高兴接受，不生气，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人。）然而问题是：如果要来人间弘法，他得要跟众生同事、利行，他必须得要取得人身。以天身来说法，众生会认为只有天人才修菩萨道，人类是修不好的。所以他必须来人间取得人身，那么就非得和众生一样地有病，因此说：“一切众生病，是故我病。”

等觉菩萨在十方净土，日子多么好过，何必来人间取得这个矮小粗重的人

身？他本来可以无病，但是为了利乐有情，为了辅佐释迦如来，所以他来到这个娑婆世间，因此取得和人类一样的色身，当然得要跟人们一样地生病，道理就这么简单，没有什么玄妙奇怪的。如果人间众生的福报可以不必有病，譬如说人寿八万岁时不会生病；那时人类的福报，是不必生病的，那时菩萨来人间受生，他也就不必生病，所以说：“若一切众生病灭，则我病灭。”

所以将来弥勒菩萨来人间成佛，龙华三会说声闻法时我们大家都得要参与，一个都不许跑掉。如果你跑掉了，就是大傻瓜。因为龙华三会之后接着宣讲般若及种智时，我们都可以从弥勒尊佛得到极大的好处，竟然不懂得要来，那不是笨蛋吗？到那个时候来，不单是无病，还有很多的好处。人寿八万岁时，弥勒菩萨来人间降生长大以后，今晚出家明天成佛，祂是这样成佛的。你想：祂在人间一世要为我们说多少法，我们可以得到多少利益？且不说别的，光说诸位来到正觉同修会两年半、三年半就能明心了，接下来再进修两三年，总共五年、六年、七年之时，你回想一下，来到正觉之前学法三十年的结果，跟来这里六七年的结果，那真是天悬地隔。那你想想看：以你现在破参的基础，将来弥勒尊佛在世时，你跟祂学上八万岁，可以学到多少妙法？证量可以提升很多。

我的证量距离弥勒菩萨非常遥远，你们跟我学的时间这么短，已经受益这么大；而未来弥勒佛那么高的证量，你们若跟着修学八万岁，初转法轮的龙华三会时，不只都能得到阿罗汉果，到了第二、三转法轮时，还可以快速地获得地上现观的证量。那个功德有多大，你如何想象？那么胜妙的法会，当然要好好跟着学。所有释迦世尊的遗法弟子，将来都是弥勒佛的弟子，都可以得到大利益。但是如果弥勒菩萨示现在此时来人间成佛，众生的果报既是有病的，祂就会跟我们一样示现有病，这就是众生的福报低劣所感应到的佛，示现时就是这样。

当众生的福报胜妙时，感得佛来示现时就是胜妙的；当众生的福报是无病的，感应来的佛菩萨就无病。由于一切众生会有病，所以维摩诘菩萨就会有病；如果一切众生病灭了，譬如人寿八万岁时，祂若来示现就会没有病。这有两层意思。第一，因为众生的福报如此，所以菩萨示现有病；如果众生的福报是无病的，菩萨示现时也就无病。第二，菩萨们本来可以在诸天天界、十方净土自度度他，不必接受疾病的困苦；但是为了悲心的缘故，来到五浊恶世的人间，菩萨就跟众生一样示现有病，但菩萨其实可以不必来人间接受病苦。接着他很明白地解释这个道理说：菩萨是为了利乐众生的缘故，才进入五浊恶世的生死中来。既然有五浊恶世的生死，当然就跟众生一样有病。如果众生的福德因缘到了八万岁的时候都离病了，没有疾病之灾了，那时菩萨来人间示现，当然也没有疾病。然后就用一个譬喻来说明，譬如长者只有一个儿子，本来长者对疾病的抵抗力很好，不会生病；可是因为孩子病了，他日夜不停辛勤照顾，结果体力变差了，所以

也跟着病了；等到这个孩子病好了，父母不必辛苦照顾了，病也就跟着孩子好了。

菩萨就是这样子，就像那个长者一样，疼爱众生就当做是自己的独生儿子一样看待，所以菩萨是因为这个悲心所驱使而来到人间。既然来到人间，众生有病，所以菩萨跟着也有病；众生的福德因缘都不必生病了，菩萨当然跟着也就没有病。这意思是说：“你们大家不要看我维摩诘生病了，就小看我了；我来这里生病了，是因为你们众生有病，所以我跟着生病。”所以将来弥勒菩萨来人间成佛时，如果有人问：“您不是成佛了吗，为什么被我打了一掌也会痛？”那个人就是愚人。因为如果众生会痛，菩萨就跟着会痛，佛也一样跟着会痛；如果众生的果报身是不痛的，佛来人间示现时也就不痛。这就是三界中的法则，绝不变异的法则，放诸十方一切佛土而不变。因为那是无漏有为法，不应该灭掉无漏有为法而能有佛法，所以有智慧的人应作如是观。

接着维摩诘菩萨又说：“你刚才问我：‘菩萨的病是何所因而起？’我告诉你：‘菩萨这一些病都是因为大悲心才生起的。’”等觉菩萨如果不是因为大悲心，祂在十方诸佛净土，除了佛以外，大家都礼拜、恭敬祂，为什么要来人间给人们看不起？还要跟人们一样的生病受苦？所以菩萨都是因为大悲心才来人间，才会跟着人们一样有疾病困苦，所以菩萨的病是从大悲而生起的。

【文殊师利言：“居士！此室何以空无侍者？”维摩诘言：“诸佛国土亦复皆空。”又问：“以何为空？”答曰：“以空故空。”又问：“空何用空？”答曰：“以无分别空故空。”又问：“空可分别耶？”答曰：“分别亦空。”又问：“空当于何求？”答曰：“当于六十二见中求。”又问：“六十二见当于何求？”答曰：“当于诸佛解脱中求。”又问：“诸佛解脱当于何求？”答曰：“当于一切众生心行中求。又仁所问‘何无侍者’？一切众魔及诸外道皆吾侍也！所以者何？众魔者乐生死，菩萨于生死而不舍；外道者乐诸见，菩萨于诸见而不动。”】

讲记：接着文殊师利菩萨又说：“居士啊！你这个房间里面为什么空无侍者啊？”因为等觉菩萨在人间示现都是大富大贵之相，祂的眷属很多，应该有很多侍者的，可是他们进来房里，竟然看到连一个侍者都没有，所以就故意问。当然文殊菩萨早知道维摩诘菩萨要做什么，就先提个起头，让祂可以发挥，就像唱双簧一样。菩萨最会唱双簧，所以就帮维摩诘居士提出这个题目来，维摩诘菩萨就说：“不但我这个房间空，诸佛国土也一样是空。”文殊又问：“以什么为空呢？”维摩诘说：“以空所以空。”因为空所以空。

这答话很奇怪，其实空，是佛门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法，可是这个空也正是许多学人最痛恨的东西，因为理也理不清，讲也讲不出，所以他们都会说“空不可说”。可是等到你证到如来藏以后，你说：“空可空，空也可说，绝对不是断灭空，

也绝对不是不可说。”因为空其实有个真实体，那就是如来藏，所以空常常被称为空性。空既然有性，当然就不是断灭空，所以真实空又说为真实不空。“空”不能单用缘起性空来解释，因为空有两个意涵：第一，空性；第二，空相。空有性，有能生万法的自性。因为这个能生万法的自性，才能够在不同时间有种种不同五阴依他而起的法性存在，有了依他而起的五阴等等法性，才有缘起性空的空相。所以缘起性空是枝末法，不是根本，不是实相。

缘起性空从哪里来？从依他起性的五阴十八界来，所以缘起性空是依附于生灭法的五阴十八界法而有，因此缘起性空不是究竟法，只是世俗谛的法，用来说明世俗法的五阴十八界藉缘而起、其性是空，所以缘起性空是空相所摄，不是空性。可是众生不了解五阴十八界都是缘起，其性本空，是无常空，因此产生了错误的认知与执著，才有了遍计执性。遍计执性是依于五阴等法的缘起性，是在依他起性的蕴处界上作错误的认知才产生的。二乘圣人对五阴十八界的依他起性有如实了知，因此正解缘起性空的真理，这样便成就了声闻果。但缘起性空的实证，只是在世俗法五阴十八界上做观行而得到的解脱法，不牵涉到实相。因为缘起性空的法，是依于依他起性的五阴十八界法而存在，缘起性空本身无法。因此缘起性空法只能说为诸法的空相，是从五阴十八界及依五阴十八界辗转所生的万法观察全都藉缘而起，全都是无常故空，就叫做诸法空相。

空相是从依他起性的种种五阴十八界万法而显现出来，可是从缘起性空的真实理往前推，我们可以了知：缘起性空是依附于蕴处界而有，但是蕴处界难道能够无因无缘而自己生起吗？不行！它要从如来藏的自性运作中才能出现，故说如来藏有真实性。可是如来藏空无形色，却又有这些自性能生起五阴十八界以及缘起性空的佛法出来，因此它叫做空性；所以空有真实性，不是无性。因此，我们从如来藏空性与祂所生一切法空相的真实义，来看诸佛国土时当然也是空，因为诸佛国土也是不离空性与空相二法，若离空性与空相二法就没有诸佛国土可说，所以诸佛国土亦复皆空。

但是文殊菩萨问祂说：“你讲诸佛国土亦复皆空，那是以什么为空？”祂说：“以空为空。”从现象界来说，诸佛国土及众生所有的五阴世间都是空相，空相也是空；而这些空相，是从空性如来藏而来，那也是空，所以说：因为空，所以叫做空。文殊菩萨故意从文字的表面意思来问祂：“既然是空，又何必空？”好有一问！维摩诃菩萨答复说：“因为无分别空，所以叫做空。”那么一般人就会说：“大师们也会这么说：‘我们这觉知心什么都不要分别，那就是空。’所以大师们讲的没错。”那可就南辕北辙了。不能分别诸法时其实是无智慧的，诸佛难道都是白痴吗？显然不是，因为诸佛可以说种种胜妙法，能观察众生根器，显然是有分别的，而诸菩萨们都要跟着佛修学，菩萨们已经悟了，还得要跟佛修学，而声闻弟子

们听到菩萨演说的般若种智都听不懂，当然已证明诸佛不是白痴。

觉知心对什么都不会分别，那真是修成白痴了。所以分别这个道理，学佛的人还真的要很在意它，一定要弄清楚。众生心中有物，都是从分别来，所以有人、有我、有众生、有寿者、有山河大地、有世间法与出世间法，都从分别来。可是众生心在做种种分别时，各自的如来藏都不分别。既然众生自心如来藏不作任何分别，转依如来藏以后当然就心中空无所有，却无妨有意识心继续在分别众生根器。正因为有分别，所以心中有物；假使都不分别，当然心中无物。众生的觉知心中有很多东西，可是众生的如来藏心中从来不分别，不分别所以心中无物，无物故空，因此说以无分别空故空。修学佛法并不是要我们在觉知心中把诸法都空掉而变成白痴。如果在觉知心中把诸法都空掉、都不分别，那么，你，妈妈就别当了，你们当父亲的人也别当了，因为儿子、女儿回家时，你们都不知道是儿子、女儿，才是真的不分别。岂非白痴一个！所以佛法不是这个道理，不是叫你一天到晚打坐不分别或一念不生，而是说在有分别当中要同时证得另一个无分别的心。而这个无分别的心，不是你修行以后才不分别，是从无始劫以来，祂本就不分别；这个无分别的心，我们叫祂作如来藏；而祂不是没有作用的，祂有无量无边的神用，可怜的是：众生日用而不知。等你悟了，你就说：“原来祂还可以用！”不是只有让你知道而已，祂还可以用，并且很好用，所以祂不是空无。

因此，空，名为空性，表示这个空，祂有自性，但不是自性见外道那种自性。因为自性见外道讲的自性，都是六识的自性，从来不离六识心的自性，都是妄心的自性。而如来藏的功德自性，是超乎于六识之上的；不但如此，你更不能一时一刻没有祂，所有众生都把祂抱得紧紧的。人家小男生、小女生恋爱时说：“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”可是众生对祂是只要一刹那不见就如隔三秋，只是众生都不知道其中的道理，而且妄心六识心的自性还是从祂的自性中出生的，因此这个空有自性，不是无性。祂在六尘中不作任何分别，无始劫以来本已如是，悟了以后还是如此。但是祂另外有六尘外的了别性，不是阿罗汉及凡夫众生所能了知，所以这个无分别的空确实有其自性，不是断灭空，不是空无的空，因此说“以无分别空故空”。

文殊菩萨接着又问：“空可以分别吗？”这一问，也问得好。因为维摩诘居士说“无分别空所以空”，既然是无分别空所以空，这个空到底能不能分别？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分别心，又怎么能分别哪个是不空？所以文殊代无明众生提出这一问，维摩诘说：“分别也是空。”这有两个意思：从世俗谛来讲，所有的分别性都是无常，无常故空，所以分别也是空；从胜义谛来讲，能分别的觉知心空无形色，可是祂从空性心如来藏中出生，不能外于如来藏而存在，一刹那都不行。当分别性的觉知心现起时，其实只是在如来藏的心体表面运作，而祂运作时所缘的对象是

如来藏显现在心体表面上的相分，两者都不离如来藏，所以分别性的觉知心当然也是空性心如来藏中的一部分，所以这个分别也是空。

诸位听了就懂了这个道理，可是懂归懂，回去以后想要照这个样子再跟人家讲一遍，又讲不出来了。什么时候能讲得出来呢？等你悟了，在禅三被我印证了，不必做笔记，回去以后也可以依这个经文为人家讲解。所以菩萨的智慧不是声闻圣者所能了知，原因就在这里，因为你已经找到如来藏了，你将如来藏与五阴十八界配合起来现观之后，就可以为人家宣讲。所以，《维摩诃经》一定得要证悟如来藏以后，才有少分能力可以宣讲；有道种智了，才能为人畅演。如果否定第八识如来藏，而说他能讲《维摩诃经》，天下没有这回事。这句话，放诸十方佛土而皆准，我这句话不会改变，十方诸佛也会认同这句话。这部经都从如来藏来讲，可是有人把如来藏否定了，而能讲《维摩诃经》，那一定是胡人讲的，当然是胡说。

维摩诃菩萨答复了以后，文殊菩萨又问：“既然你讲得这么妙，也有这么多人跟着我来了，你总得为他们开示一下，他们当然都想证得这个空。请问你：这个空应当要从哪里去找到？”这好像是为诸位之中尚未明心的人而问的。维摩诃菩萨说：“应当在六十二种外道见中求。”对啊！你看：有好多人在点头。如果众生都没有六十二种外道见，人间就不会有众生了，没有众生时你就找不到如来藏了。这意思是说，你如果要找如来藏空性心，得要有众生的五阴身心才能找得到；而众生的五阴身心，都是以六十二种外道见为缘，才能从如来藏中出生的。有些人知见错了，他想：“如来藏既然是无余涅槃的本际，想要找到祂，当然应该入无余涅槃中寻找。”他们会犯这个过失，都是因为错认觉知心可以进入无余涅槃中，所以就想：“觉知心入了无余涅槃，无余涅槃只剩下祂，我当然就能找到祂。”

可是他们都误会二乘菩提了，因为觉知心只是十八界中的一界，是意识界；可是佛在二乘菩提的四阿含中早就讲过了，入无余涅槃是要灭掉十八界的。换句话说，入无余涅槃时是把觉知心也灭掉了；觉知心既然灭掉了，哪里能够找得到无余涅槃里面的如来藏？所以要找如来藏心，一定要有两个法存在：一个能找，一个被找。如来藏是被你所找的心，能找的则是你觉知心自己；你若没有觉知心存在，怎么能寻找如来藏呢？就好像有个人说：“我送一百亿给你，但是你要给我一个东西。”问他：“什么东西？”说：“把你的命给我！”那你要不要？你当然不要。因为你不在，就得不到那一百亿了。同样的道理，你想要证如来藏，得要你仍然存在；而无余涅槃中是没有你的，你已经灭了；十八界都灭尽了，能有谁可以找到第八识如来藏呢？所以想要证如来藏时得要你存在，才能有个你去证得如来藏。

可是你存在，要以什么因缘才能存在呢？要以我见与我执才能存在。诸位断了我见以后（你明心就同时断了我见）为什么你还在呢？因为我执还没有断尽。我执如果断尽了，那你还得要加上一个东西才能存在，叫做菩萨大悲心——佛菩提的无上正等正觉发心——想要成就佛道，所以不入涅槃。但是众生还没有断我见之前，想要找如来藏，当然得要具足六十二种外道见。如果他们断了六十二种外道见，快则当生（很精进的话），慢则四生就入无余涅槃去了。入了无余涅槃就无法证得如来藏了，所以应当在六十二见中求。六十二见，是说要有众生的五阴、命根存在的当下，才能够找到空性如来藏。换句话说，禅宗证悟佛菩提的般若开悟，是要在生灭法中，以生灭法的觉知心去找到不生灭法如来藏；是要以见闻觉知妄心去找到离见闻觉知的真实心，真实心名为如来藏。所以这个空性应该在六十二见中求，不能想要出离了三界才寻求；因为出离了三界，如来藏仍然存在，但是想要证得如来藏的人已经不在，又如何能证呢？所以说你应该在六十二见中求，就是说应该在众生五阴身上去求。

文殊菩萨又问：“六十二见应当在哪儿去寻找呢？”维摩诘菩萨说：“应当于诸佛解脱中求。”为什么六十二见反而要在诸佛解脱中求？请问诸位：“六十二种外道见是什么，知道吗？”不知道啊！诸位来学这么久了，都还不知道六十二种外道见是什么，何况是一般人呢？一般人从来没见过佛法，根本不知道六十二种外道见是什么。如果你读过四阿含，你就会说：“我有读过，但是现在记不起来。”至少你回去再把四阿含请出来，还是可以知道：“啊！原来六十二种外道是这样子。”可是众生从来没有听过佛法，不知道六十二种外道见是什么，当然要从诸佛解脱中去求；因为六十二种外道见是佛讲出来破斥的，依佛所证的智慧而说外道见有六十二种。有的经里面讲九十六种，那只是再细分。

所以想要了知什么是六十二种外道见，还得要从诸佛解脱中来求。如果不从诸佛解脱的功德境界来说，有人还是会把六十二种外道见当做是佛法。诸位千万别说你不信喔！我写了五十来本书（编按：此书出版时已有九十来本书），指称某些人是常见外道，他们很不服气。可是我没有冤枉他们，并且我已经举证出来，他们哪一本书、哪一页怎么讲的，所以落入常见。他们落在意识心上面，说“意识心常住不坏”，可是外道也说“意识心常住不坏，觉知心常住不坏”，那他们跟常见外道有什么不同？完全一样嘛！只有一个差别，就是常见外道不用佛法名相来讲，而他们身披僧衣，用佛法名相来讲。

诸佛的解脱是不会落在六十二种外道见中的，但是末法时代的今天，一般学人一定不离六十二种外道见。也许有的人不信，以为我说的不是事实，但是两三个月后，我们有一位老师会有文章在《正觉电子报》上登出来，举证某“上人”在一本书第几页公然主张意识常住不灭。所有佛弟子们都认为“意识心是虚妄法”；